金華黃先生文集

序

石臺紀遊詩序

寧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門閬風丹丘桐柏而南因號為福地好事者率病其幽遠險絕莫適至顧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里所山皆土阜非有奇巖峭峰水泉花藥竹箭之美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旁可坐十人旁眺四山屏障雜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即凡觀遊者恒用為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斯臺扶剔蔽翳求昔人之遺刻既漫滅不可識唯慶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

蒼翠叢積隱隱或曰是謂南園南院乃歎而休焉因相與飲酒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爲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耶然予聞古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而同得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爲石臺故事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姑真加論敘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邊事違制輒廷豎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津持

摧自恣蓋甚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葉責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實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喪起復三學士論沸騰而朝臣宰皆緊縮頸忌嫌不敢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惡若嵩之之專而未知所屬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兼諫長劉晉之臺臣王瓚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為用賊亟請罷公新命理宗覽其奏使出御筆遂四人摧公左司諫未至改御史君子小人勝敗之幾亟是而乃決也公既引見遂劾執政金淵從官鄭起濮濮斗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餉實嵩之預為引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豫不斷公累章密奏乞早命言道剴切相理宗悟嵩之訛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分也夫何國論甫定

訕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慭遺遽使人懷殄瘁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讀隨所關陳咸有補益非從攝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盡言無避蹇蹇匪躬其崇論讜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迨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編久且墜軼採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十有七篇以授溍使志諸篇末庸俟後之秉史筆者它詩文雜著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意晉之瓆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然之起復之命不罷不行傳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疑元杰無疾暴卒為興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卹典則同一惻悼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

來疾卒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其旨微婉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石峽書院詩序

宋尚書特贈謚安方公以文學行義師表一世家食之日户屨殆無所容公因闢里第為講舍治祠宇其中以春秋行釋奠禮賜號石峽書院更築室其西而家焉

皇朝因其故額而設山長員始願于有司令山長方晉明病其規制隘將斥而大之公曾孫銅陵縣尹道叡亟命徙所居室使益西以其地廣書院舊址族人亦相率割旁近地為助晉明乃與直學汪汝懋度其位置令士人有籍于書院者合私錢以假工概傭遷故所有堂殿及它室屋去迫隘而就顯敞且白于郡府檄縣長吏蒞其役起至正元年冬十月訖二年秋八月落

成之日夏君浦為識其顛末于石吳君暾為登堂學知行之說以發揮公名堂之義兩人今為其鄉先達者俊之士感樂與之更唱迭和以慶其成前後為詩近百篇會粹為一帙屬潛序其首潛竊惟昔州縣未有學之時天下四書院而已其後州縣既皆立學而前賢講授之地與其所居所游亦莫不別建書院近世好事之家又多衆效創為之日增月益而學與書院參立于州縣間亦已盛矣所謂四書院者其一曰應天本睢陽戚氏舊居戚氏自正素先生以道師自任傳子及孫俱為名臣盛嗣主其書院而南豐曾氏稱為能世其道德者也石峽實公講授故處無異應天之在睢陽公擢倫魁後八十年道離復奮身科級為今名流能脩其前人之業使弗墜而愈振視戚氏亦何以異固非好事之家慕效而創為之者可同日而語也形于頌聲豈溢

美哉濟之曾大父戶部府君幸與公同對大廷而濟又辱與道摩托斯文一日之雅雖鄙陋無能序作者之意其何敢辭庸述其梗槩以為之序

方先生詩集序

黍離麥秀其為音之哀以思一也黍離出于周之大夫而與文王清廟俱傳者雖非未遠風雖變猶有所繫也麥秀出于商之仁人義士而不與衛邶長發並存者亳社已屋風不止于變且莫知所繫也夫既無所繫矣而其辭見于今卒不泯者豈非所謂民之性先王之澤歟然則先王之詩固君子所不廢也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奧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于殘山剩水間往往握手歔欷低佪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為聲歌見日

周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槩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先生歿其音遂絶蓋至是而百年之耆舊盡矣先生有友二人曰吳氏善父曰謝氏皐父素以風節行誼相高而皆前先生死先生二子櫓梓櫂時無知先生者不敢輒以遺藁示人柳君道傳方官于太常自以遊先生門最蚤圖其不朽者甚悉既譔辭銘其墓且採其家藏摘五七言古律詩三百八十篇釐爲九卷屬永嘉尹趙澂叔刻寘縣宜以潜幸嘗及先生之門伻來俾爲之序夫誦其詩而欲知其人必也尚論其世先生之盛年不得從周大夫之後晚乃于商之仁人義士而有志焉不亦悲乎此潜所爲掩卷太息而不已也異時龔公聖予見先生于錢唐見所賦詩識以二十二

言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言先生之詩者無以易此矣渻復何云哉先生方氏諱鳳字韶父婺浦江人年壽卒葬具如墓銘此不著

晃山集序

始予聞餘姚人亟稱晃山先生然莫得其所以稱也它日過歷山之陽乃識先生又得先生所爲詩嗚呼茲其所以爲先生歟先生葉氏初名某宋咸淳甲戌禮部正奏名于是柄國者方務陽戯後進筆墨豪暖之異拔擢無少貸先生竟不得奉大對罷遣而歸其明年柄臣南遷又明年而三宮北上矣先生既悵悵然無所售其技重山密林窮居而獨遊餘四十年凡古今事會人物至于卉木魚虫之細目觸而心接壹發于詩故老往往置不忍讀後生之聞之漫不省爲何等語宜其莫知所以稱先生

也夫惟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夫薪槱山材也綱紀大業也而詩人始終致意焉一士之得失若無預乎廢興存亡古之人固不然也先生之詩既不得升歌為清廟砍為薪之槱之之棫樸又不可得而為空谷之白駒而遂為黍離是果孰使之耶必有執其咎者雖然黍離之大夫當周之東猶有祿食而服事焉視先生所處抑異矣感深者難忘習久者易變不亦人之常情哉而先生之志未嘗以淺深久近為異于此凡禮義之澤民之性情有不與物俱化者其格力之罕健語意之妍拙所未暇論也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若昔宋東都亂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

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巋然為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陵山先生大理公之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為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于史學大理公段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而考質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竊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于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閑閑賁游狀清才雅藝以馳騁于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古必有實而其要歸一本于理昔之善為品評者謂有山林之

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稿懼戢逸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溍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溍之曾大父嘗請府君同爲郎于吏部溍生也後猶及拜公牀下而辱贈以言際今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溍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溍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旨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廬陵徙吳與先生辭京官之世貴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

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强起爲儒學官晩乃教授溧水州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塟與其言行處公已爲誌于幽堂此不具

地鈐序

吳越忠懿王時有大比丘曰德韶爲其國師能以山川岡壠形勢辨地之吉凶凡作圖以志浙東西州之宜爲墓地者千有三百師既示寂世罕傳其圖莫而偶直其處徵應率與圖合嗚呼何其神也師姓陳氏處州龍泉人得教外之傳于清涼法眼時天台學幾絶忠懿遣使十輩用五十種寶求得其書于高句麗五時入教之旨晦而復明實自師發之初師至天台覩智者遺蹤如故居且適同俗姓或疑其後身云然僧史中莫有名其爲良葬師者豈秘不輕出人無得而稱耶抑其徒不欲以餘伎爲

師眾而諱之也予閱古之為城邑室屋若治地而葬者必以卜直用龜而已雖之詩殷盤周誥孔子之語曾參可考也夫山川岡巃之形勢亦甚易見顧獨求之難知之鬼神者豈非地之以形盡而鬼神之為變不窮也哉後世陰陽家務騁其精鑿絕識始不復受命于鬼神至師之為圖苟狙知方位者皆可按而求之舉有盡之形周無窮之變雖聖人莫成其能矣客有視予以其圖者請序而傳之嗚呼師非藉圖以傳圖固不宜與傳也予既惜師之自秘其徒又諱不道是用弗讓而題辭篇端焉

雲門集後序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剡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為州非它無勝處也姑以越中言之禹穴秦望天姥四明五洩東山蘭亭鏡湖剡溪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擬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過

以一覽焉爲足或容遁于城闉喧人靜者不屑自混其中惟雲門去人境近而不迫遠而不迂高僧上士多擇其勝地以爲庵宅名公才彥無不喜與之遊而爲之紀述賦詠亦有未始至其處而寫歆羨之意于文字間者焉予覩柳子厚記永之黃溪柳之西山皆清邃奇麗勝處前乎子厚未有能啓其秘後乎子厚莫有嗣其賞音豈不以荒遐僻陋去人境之遠乎子厚又于西山鈷鉧潭小丘歎其久爲棄地且謂使致之澧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欲得之夫澧鎬鄠杜在當時爲神州赤縣第宅之聯屬冠蓋之追隨相望不絕登臨獻酬之樂形于篇什者往往流傳至今誠非窮鄉下土所有杜牧之家于樊川樗澧鎬鄠杜之勝而終南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侈靡去人境太近遊方之外者莫肯傾留而日與之狎也有其勝而無二者之病其惟

雲門乎蓋地必以人而重人必以文顯而雲門淄流道價之寄足以重其地者固多納交于賢士大夫而有文可見者雅音遞發鴻藻交映亦未易一二遴數地以人重人以文顯而其文又必賴後之人以傳上人允若所以汲汲焉致力于此也凡其所裒輯上下千餘年得詩文總若干篇號曰雲門集將使予為之序而刻之山中予不敢辭以蕪斐之詞寘諸羣言之首惟聖人之贊易序卦處末庸竊取斯義作後序以系乎左方

資正備覽序

至正九年冬　詔以中政院使榮祿大夫札剌爾公為資正院使涖事伊始首詢官府之沿革及所摠政務之本末次第前徽政院紀源之書部帙汗漫而序述弗詳披閱再四莫得其要領蓋設官之始在東宮則曰詹事院在東朝則曰徽政院互為廢

置間嘗改建儲慶使司及儲政院而詹事徽政之所掌悉隸焉今天子始錫名資正院以奉中宮由其更易靡常新舊交承文案填委舛錯隱淺猝難窮竟故于戶口之登耗財計之盈虧人材之升黜工役之作輟皆無從周知公以為古之君子居其官則思其職苟非有舊典之可稽則雖欲舉其職不可得也乃謀于院官令架閣庫出所藏故牘俾經歷司官與提控掾史等精加考覈會粹成書院官後至者咸樂賛其成凡本院及所統諸司官屬之員數品級條籍人戶撥賜土田方物貢輸歲賦徵納銓選格法營造規程彪分畛列細大弗遺釐為三卷號曰資正備覽挈其大綱而萬目畢隨舉而措之斯易易耳以潛承乏隸太史氏俾執筆題辭于篇端昔漢文帝問周勃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幾何勃皆謝不知平對曰有主者問決獄責廷

對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帝曰君所主何事平舉宰相之職以對帝稱善夫周勃陳平均有所不知而平知責之主者故勃自以為不如矧今資正領以尊使　皇上為官擇人非執政侍從近臣莫克當其選倚注之重豈屬有司比乎公乃不敢護于主者而以一身親之他日入侍　燕閒上承　清問必能枚舉以對雖使陳平復生必自以為不如也抑是書之作不特蒐羅故事以備闕文且將貽于方來為不刊之典其用意深且遠矣來者尚無忽諸

科名總錄序

登科有記尚矣而鄉貢之士未有記之者昔未始有而今記之以昔之所取者衆不易殫舉今之所取者寡可以遽數也取之衆則其求也廣取之寡則其擇也精于至廣之中而得其至精

者焉則今之上于春官者皆昔之宜登于天府者也況夫或被
特恩而躋顯仕為時聞人或由辟舉而能以材自奮可使其氏
名所無考見歟鄱陽徐勉之當場屋之初發褎然偕計吏來京
師所謂登科記已不可復續乃會粹國朝凡遇鄉薦者之氏名
合若干人次第成編號曰總錄蓋以為士之歌鹿鳴而來亦一
時之榮遇非謂
祖宗菁莪豐芑之澤為止于是而已也
上方宵旰渴士赫然下明詔罔羅四方之遺逸豈不以向之待
士也使之拘而不得肆卓詭魁傑之彥有未盡在吾彀中者乎
廣求而精擇焉不有得于此必有得于彼矣昔泰山孫明復眉
山蘇明允皆嘗試有司不合而以布衣召拜官伊川先生亦以
廷試報聞後乃應聘而起詎知今不有其人耶是固不待勉之

以傳而勉之此編則不宜無傳也乃弗讓而序焉

東郡志序

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領二縣而治白馬白馬故東郡地也公暇日閱前史及它傳記得東郡事參以舊聞作東郡志十有六卷屬滑序之滑竊惟昔之言地理者有圖有志圖以知山川形勢地之所生而志以知語言土俗博古久遠之事是以成周之制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而道地圖以詔王者有土訓之官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詔王者有誦訓之官焉凡皆達于朝廷而關于政令不特以資學士大夫之泛覽而已後世列郡或有志無圖或以圖合于志而未嘗領于王官有司率謂非吏議所急漫不加省幸其士之有文學而好事者奮然欲以述作為己任而偏州下邑僻陋之境

無故家大老文獻之足徵其書雖粗具而莫能詳最甚者遂缺而弗具儒臣史家卒有所詢訪往往無以應遺文軼事不得附見簡牘之末者多矣况其大者乎滑固名州公又以耆哲爲是州之望文獻旣足徵者宜其爲書纂輯也備考据也精所記人才消長風俗盛衰上可以明教化之得失而裨益乎治道古今文華事實沿革之故下可以俟采錄而垂之無窮豈託于空言以爲著述者可同日而語哉濳是用序其大畧如此使覽者知是書非獨爲一州之榮觀也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四十卷纂圖二卷古占法一卷林屋山人俞氏述其爲說大抵祖程御而宗朱古今諸儒之言之善有所弗遺也而其已意亦以附見焉其是非取舍不合于聖人者寡矣葢古者

三易皆掌于大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乃好易其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為言者易在秦在為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為施孟梁丘其別出為焦贛為費直贛專于陰陽占察之術而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辭上下經至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為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為理學近于費數學近于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眞同異于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為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于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徧之嗚呼盡之矣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為同則矯以為異其所望于來哲者果若是耶竊嘗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于古不必不出于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

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其有焉是用爲之序以著其是非取舍之不謬于聖人者由其學之源委如如此讀之者所宜知也

字鑑序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而禮其爲法至詳具家其爲事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㓜至于成人非是六物者不以役於四體接于心思磨礲長養之有其素故其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始求古經傳輯以爲書學者𥬇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子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

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貴身肆世之具切近之意撤誇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號文作字鑑若干篇誠有志于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于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于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實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於生則有望矣庸摭諸篇端以為之序云

法書類要序

君子之學必始于六藝書其一也古之人於鍱金凝土亏革皮玉畫繢之事雖藝成而下莫不有法而書之法無述焉蓋其于書三歲而一同之考其文而已偏正工拙有不足論也厥今學

士大夫生乎書問之之後游心藝事者得以暇日審其偏正而辨其工拙盡可無以著其法哉是宜得之者不食而大叫見之者搥胷而嘔血夫何臨學之家率陋人以作計徇于今之學而徵于古之略也予年十七八時嘗得所謂書苑菁華者竊晝夜而觀之因取其所不錄而雜出于史氏百家之言者次第以為臨池拾遺記然以所見未博無能補其闕略之一二焉後三十年乃獲覩錢唐吳君所輯法書類要其多至于二十又五卷書之為法備矣盡矣措夫歲月之悠邁而予之不能從事于此也君不鄙屬予以序予聞之孟子蓋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然而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士君子之游于藝與百工之事異乎知乎此則思過半矣敢援以為序庸俟覽擇焉

送東川書院陳山長序

古之釋奠于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今之言師友者孰不知求儒先之書而為其說讀若漢嚴子陵諸葛孔明晉王逸少陶元亮唐陸德輿白樂天諸人言詠不及于性命其遺文之僅存者非世所用以說讀也或者猶相率尊師焉而尸祝之不廢得不以其高風盛烈使夫人觀感而興起有非說讀之所及歟予友陳君以選為東川學者師而元亮東川之先師也元亮于書未嘗務為甚解而其死生去就之際浩然無所滞礙不亦知道之君子哉二三子之從君登斯堂也不知學元亮者祭非其學也舍元亮而他學焉者學非其師也而所謂五柳先生傳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等篇固不可以說讀為也蓋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

儀刑其德而已問而荅焉其次也有講焉有聽焉又其次也講而未必聽焉則未如之何矣君誠能令二三子知所觀感興起而以古人自任以千載自期一洗尋常記讀之陋斯善學元亮者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豈惟學元亮者爲然乎庸因君之行書其所與君語者以附贈言之末云爾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遊處猶爲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于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唐生樂有制氏初不以賢其而尊事之行

其學則祭其人示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為先師者二十七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存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閒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子夏于十哲而獨推顏子為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于濂洛乾淳三數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為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為先師于陵矯前人之失不過答侯霸之兩語它議論風指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于文則為經術修于行則為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著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

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考亭讀論語至丕予欲無言喟然而歎謂言語非所以為學自是一意務為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異乎陵雖殊而修名姱節視子陵可無愧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為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厲之以儀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予為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為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送宣公書院陳山長序

古者學必有師歿則祭焉近世以吏為師者類喜讀唐陸宣公論疏數篇而莫有敢上擬公為先師者獨其鄉之士以公為國故而禮祠之蓋知法者恒患乎少文聞公精于吏事而其文聚

古今之精英謂可資以爲緣飾故愛而慕之耳至于公之讖陳
時病本于仁義可爲後世法者非儒家者流不能知也夫既爲
之立祠又即其旁治講舍置師弟子員而士之游于斯息于斯
非性命不談方且與剽裂傳疏之微辭碎義以求合有司之繩
尺未聞有能紬繹公之緒言者學于其祭之所不及而祭于其
學之所不傳何其交相戾若是歟公避謗不著書世所傳奏草
奏議者合二十卷雖非可誦習以爲顓門名家之學然今之由
儒入吏者肩相摩袂相屬苟以公之言推而見于行事將見如
公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今之爲吏非昔之爲吏者矣
它日既仕而歸休于其鄉從見大夫修春秋之事于公之祠下
尚何愧乎錢唐陳君以選爲之師而予忝以非才與聞學政故于
君之行以是爲君告尚與諸生悉明之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訖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為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于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予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嘆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惟呂氏為得其宗而獨傳至于人自為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于陳氏矣而其言與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下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

抵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
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圃弗與焉三代之聖人遠
矣于大道悠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
獨立而不惧者乎是本可以專私蔽錮爲其詬病也冢鉅淪没
晚後無所依瓜承響搭第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散者不可
復合不傳者日就泯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混然大同者在
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務合乎聖人之本統以壹諸生之道德
學校壹事也故予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
未至其有望于順甫則學焉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于鄉校
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送王臨齋詩序

頃歲有司以浙東西鹽筴法久而弊謀更用官鬻之法如淮南

法　制下其事行中書譯可任倉氏之出納者得濟南王君以
治于四明蓋君嘗掾六察以為非君莫宜當其選也居亡何中
臺復　奏署君海南憲府掌故蓋以為向之瑣瑣者未足盡其
才耶嶺南去天萬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誠有大于出納
之事者矣　國家宵旰求忠賢智能之助用與太平侍從近臣
為君知已非直如猶監之知子虛而已君之陟清華陪禁密固
可旦夕待天下事不又有大于嶺南閫者乎未知一掌故果足
以盡君之才否也抑予聞之古之仕者行其志達其道焉斯已
爾成康盛時庋角筋骨之斂傎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市皆
掌以再命之士陳肆辨物量度成賈四命之大夫實長而司之
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莫有以不得其志為憾焉者
故其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藹藹王多

吉人維君子命婿于庶人不然則汲都尉之趾縣令而薄郡守蓋太傅之雅意本朝其于道之窮達何如哉予幸以晉運吏託官聯于君觀君之敍而裕周而適使有以竭其才必不苟動其志枉其道也是故于君之去不敢違以世俗相華耀者為設說而獨識其屬望之私于羣公篇什之端焉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寧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祿所逮且三葉最後起有進士為嘉熙言官者至刑部尚書最貴顯尚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為將作監主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濬生也後弗及覩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落已久所

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大辭令大襃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歌謠誦之閒纖悉委曲見于詁為最備善謔寐言馳驅洒掃葵棗瓜壺苴荼之食為事至微為物至細聖人以之列于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並傳而不廢者厥旨微矣而沈家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終始誦其詩而尚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槩見豈可忽哉凡其為詩斷自閒檣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猷樓公既為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續集俾潛序之昭先今方以儒入官引而勿替蔣氏之世澤未艾也後復有續是集者秉筆之士尚不一書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續藁十四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易劉耳校正

序

錢氏科名録序

嘗觀宋中興登科記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嗟夫彼為舉子業者營營汲汲積其晝夜之勤至於獲自進於有司而升於天子之廷固千萬人所共咲羨其光榮而以為不可企及者也今去之遠者不二百年數其氏名而泯沒無聞者已什七八幸而以材能致通顯有績用可考見傳子若孫鮮不失其業者若夫大賢君子所以垂世而不朽又非必恃科目以為存也是不亦可深長思乎通川錢氏四世九十年間第進士者二人特奏名一人貢禮部者十有四人待補太學生者十有二人迨

國朝著取士令有名以道字子原者首應　詔名賢書何昔之

泯滅無聞者衆而錢氏之世彌久益振也意其積累以致此必有出乎科目之外者矣豈非古所謂君子之澤哉子原之伯祖籍四令與滑之曾大　户部府君俱諳祐庚戌進士故子原以錢氏科名錄示滑使為之序而滑顧謂科目有不足獨恃者其有望也夫其亦以自警也夫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者盛時之為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

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揆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槩於心莫不為之發憤壹鬱嗟歎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書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谿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儒先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

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　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鄙謂溍盍爲後序溍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挈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鋆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於國子外被於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六行之則而均教以六藝爲法至詳且密　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

物而通其意者矣況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惧寖遠且益墜爰纂輯而彙次之以詔于方來其凡目存於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於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絶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注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爲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爲詩樂篇取許氏説文解字序説及九章筭經爲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於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爲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脱藁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

之書所為作也潛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啓先儒之未發有功於新學固多矣豈徒足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窮究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無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昜頊顧與潛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潛獨遡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陸氏藏書目錄序

吳郡陸君居闤闠中四壁之外難與貫區直君殊不以為涵一

襍蕭然環以古今書凡若干卷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氾勝虞初旁行斂落百家衆技之文櫛比而鱗次入其室如登羣玉之府而採蓬萊道家之名山焉忘其為居之隘也君旣第其篇帙部分類別為之目錄以便覽者且屬予使序之夫稻粱稷黍魚肉果蔬人所資以為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得之足以飽而不足以極天下之味言珍異之味至豹胎猩脣封熊之蹯可以為美矣而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須彼水草小蟲蜩范蚳蝝野果之實人所易致而未必皆知好其味也世蓋有嗜書若嗜飲食者顧所嗜之不同而有不可得兼耳君其兼而取之者耶倚相之所讀今也夫人而讀之韓宣子之所見今也夫人而見之延陵季子之所觀今也夫人而觀之世之不可缺者君固不敢夸而有也蘭臺之所不嘗金匱之所不藏世莫之致與

夫可致而莫之好焉者君亦未始以為我之得私也然則君之志曷嘗不欲與世同其嗜乎此目錄之所由作也柳子闡之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好奇之士苟游於君而獲其所嗜焉染指而出足矣尚無以秦人之炙易吾之炙也哉

鄭氏義門詩序

浦陽鄭氏聚族而居者八世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且復其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今集賢直學士揭公實為之記一時聞人往往賦詩以美之謂予與鄭氏居同郡知鄭氏者宜莫予若因屬予以序予家距鄭氏不百舍而近納交鄭氏父兄子弟閱歲行已再周其知之固深矣集賢公之所稱述豈有媿辭乎柳子闡之古有合族之道非士庶人所得行而親親之仁無貴賤一也合族莫重於立宗立宗之法或五世而遷

或百世而不遷五世而遷聖人不以為失於薄百世而不遷聖人不以為過於厚遷以辨其異不遷以統其同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若夫數百千指聚居而食雖古公侯之家當所無有而後世士庶人之家乃或有之可不謂難矣哉是宜史不絕書而上之人所以褒嘉之者遂著於令逮至我 朝之臣序禮典為目三十有二而旌表居其一然則凡可以勸親睦者又聖人之所不廢也茲非所謂禮以義起者耶鄭氏於古人合族之道夫亦有取其義云爾褒嘉所及有司既奉著令從事而未克上其狀于太史氏予輒弗辭而次第其詩本諸作者之意系於末簡庶俟夫陳詩以觀民風者焉

送吳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括吳先生善父學謝先生皐父

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咲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儷華山之下退又爲與良貴游侁御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湛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藉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簿書遝遝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適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書院皆爲詩以送之嗟夫良貴宦家也祖父俱仕而不大顯不能毋望良貴以其所就之實少有見於世良貴顧獨遂迹遠引恬處下列旺若諸公之後年踰五十猶爲所謂山長者焉名不上於

三鍾秩不滿於百石豈其祖父之所望哉雖然良貴之得於三先生者非干祿之學也惟不必於仕故崇臺邃館不以為慕惟不必於不仕故寒齋冷廡不以為厭其出處之際慮之審矣吾黨無所復進其愛助之言姑為之詩以志其離合不亦可乎自方先生之子壽甫而下詩凡若干篇道其故舊以為之序庶幾作者之意也

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為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夫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為之師以敎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

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游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既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貲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盻盻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黄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沭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

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土風士俗視他邑爲猶近於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送鄭生序

今之官于學校者自職教一縣等而至於胄監之長貳咸有師道焉胄監位尊而秩厚非鴻德駿望莫能居之若夫縣教官率選署於閫外累其月至九十始得上名銓曹補郡文學而與醫卜執技者盡滿六歲乃得預流內銓其閱歷之勤且久如此老生宿學既無所事乎其間有志之士苟資以自進固不得俟乎强而仕矣蓋古之爲師必取之仕焉而已者而今也一以諉之未及强仕之人不亦任之輕而責之重乎餘姚鄭生妙年好脩

再試于有司輒不合方退而職教于剡是特資以為進而非的然以師道自處也雖然吾懼夫人之以師求子也抑予聞之古者學官不必自為師國學之政總於大司樂而論說於東序者有大司成焉司樂弗專也鄉學之政總於大司徒而朝夕坐於閭塾者有父師焉有少師焉司徒弗親也說者曰父師少師皆仕焉而已者又曰父師司成司成豈亦仕焉而已者耶是故官有職而師無職官以法師以道也吾子誠不以今之法廢古之道剡之鄉先生仕焉而已者宜為子起矣他日剡父老舉以相告曰吾剡之得師自鄭君始顧不避樂生之行有日凡朋從咸以詩送之而屬予以序故予為道其職分之宜為者以告焉

送汪生序

始予既知學頗思自拔於流俗而患夫窮鄉下邑塊焉獨處無

從考贊以袪所感聞錢唐古會府號稱衣冠之聚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則

叛荀書踰濤江而西幸而有所接識然以違親越鄉不能久與居與游聞獲聆緒言之一二終未至盡大觀而無憾也每誦昌黎韓氏所志歐陽詹何蕃事未嘗不有槩於予心嗟乎詹以求道而去其親蕃以其親故不得安居以卒其業此兩人者雖若各行其志夫亦有所不得已焉爾為士而生於師廢氏散之後何其不幸歟四明汪生少從其父官游西州而及諸公之門揚秋濤於學海攬夕秀於詞林有日矣今方奉晨昏于信之玉山信固名郡異時東南文獻多在焉其學者又往往先經術而後文藝醫鉉昌辰崇雅而黜浮三歲大比薿然前列必信之士也入則有色養之歡出則有師資之益斂其華而就其實在此行矣是蓋詹與蕃所欲而不可得者㓜如予之孤陋

能無所歆羡乎惟生知自慶幸而期無愧於層與蕃則予所望也輒抒鄙懷以為臨別贈言之首云

送王雲卿教授詩序

昔宋文公與張宣公呂成公生同時且同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而傳洛學者獨推朱氏為大宗文憲王公則朱學之世嫡也呂氏王氏皆以故宰相家為吾邦之望王氏之族尤大以衍其不奪於富貴卓然有所樹立以表見于世者固不乏人而文憲諸能自任以斯道之重不亦豪傑之士哉滑生也後不得及其門而事之竊嘗獲升玉齋之堂而接其聲光辭氣未始不爽然自失山川搖落而百年之喬木欝乎蒼蒼過而息焉猶為之低徊而不忍去魯多君子流澤未艾也木齋之子是為雲卿與其羣從俱以材見用於時而雲卿得睦之文學掾睦學蓋呂公過化

之地乃今　朝廷右文興治朱氏之書方盛行雲鄉又以文憲諸孫補呂公故處睢之人士得不有求異聞於雲鄉者乎抑呂公之居睢學張公實領郡寄呂公自謂莫逆而無間也

皇上盛德明詔有司慎擇守令以嘉惠黎庶安知今之二千石非張公其人歟以家庭淑艾之私為賢師帥承流宣化之助雲鄉所宜盡心也雲鄉行凡朋游咸以詩送之溍不佞輒本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古人自任者為之序若夫土風之美雲山江水觀游之樂厥有篇什茲不復云

送富州陳教授詩序

浦陽陳彥正教授富州里友方壽甫合同志之士為歌詩以餞之徵予言序其首蓋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志焉爾法守之所拘吏議之所迫位彌下則事彌多靜牽動違緦緦然左右顧望

能求其志之必行者幾何人哉獨官于學校者責任雖重而得以優游事外無所拘迫若可以行其志矣夫何今所之所謂稱其職者率以崇土木謹簿書為上務其次則妄自菲薄指所居之地為閑曹冷局計其歲月而去之曰吾姑藉以求一資半級而已是宜有志之士所不屑為也彥正可謂有志之士非乎彥正之先大夫當宋季年隱于五泄山之旁徜徉自適於窮巖邃壑間初未有仕進意會　天兵南伐遣偏師徇浙東遂以布衣杖策軍門得官而老佐一州竟不克大展其志彥正敬承家學且與故內翰柳道傳居同里數從之游善為古詩文試藝鄉闈一不中輒束書而歸若將終身焉有司强以儒學官起彥正於家彥正乃欣然為之出用累考序遷富州彥正不遠千里泝湖泝江而去豈非以是庶幾可行其志耶方今承平寢久

主上持守盈成日與宰執侍從近臣講行稽古禮文之事聲教所暨罔閒朔南而況豫章之地靈人傑夙見稱於前賢富為支郡俊秀林立彥正因其材而封殖之使上焉者可以為 國家之用下焉者不失為鄉之善人顧不偉歟彥正其毋以閑曹冷局為不堪而自懟其志可也若夫完舊益新量入為出特餘事爾庸因序詩而併道其所願於彥正者如此云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遊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閫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殁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於此時者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寘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

以性理為學而其為說莫適相通雖鵞湖之會終不能挈而合之也言陸氏之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溪人始以朱子之學倡於其間而務以躬行為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脩實踐所守之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宜不足發鵞湖所未決之餘論乎 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於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於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於吳君正傳其所受實朱子之學今去而涖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之鄉邑夫學術之分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故予於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水游觀之樂交朋

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見也

送徐彥禮赴冀州尹序

上即

帝位之十有五年並相勵賢吏新庶政念民者國之本長吏實民命所繫而承宣撫字或未克悉舉其職由其選輕也乃妙柬廷臣之清方詳敏練達於民事者畀以郡寄仍召對于 便殿親臨諭遣之羣臣苟預在行莫不俯伏就列頓首受命懼無以稱塞 上意則相率詣政事堂聽所以教宰執大臣既為敷繹聖訓且告以利害有須興除宜亟以聞而見於施行不至徒為虛文臺司尋導 旨於部使者俾獎勵之以俟其成效言事之官又建白勿誘以煩碎之務使得專心於職分之所當為責任之重前所無有也以天下之廣郡邑之衆未盡得人以充其選

故所臨遣十有　人皆首及於要地而兵部郎中徐君彥禮得河北之冀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冀領五縣最為名郡而尹為尊官視百里之宰不愈重哉彥禮奮自儒科待詔詞林編摩史館博涉於古今而究觀其治亂盛衰之故矧嘗簡在春知擢居六察於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靡不周知授之以政固無施而不可黃霸漢丞相也史家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而為立傳彥禮其勿為汲黯之於淮陽而為黃霸之於潁川他日秉史筆者誠能以彥禮之氏名列于循吏則黃霸詎得而專美乎彥禮行有日僚友及士之工於文者咸賦詩以送之夫詩之有雅以言王政之所由廢興政有小大之殊故雅有小大之別仲山甫徂齊而尹吉甫送以烝民之詩序詩者不曰送仲山甫而曰美宣王且以其詩入于大雅蓋宣王之任賢使能

致周室中興乃王者之大政尹吉甫之詩非獨以慰仲山甫之永懷而已

今天子臨御日久無微不燭鑒内重外輕之弊而爲官擇人甚盛舉也播爲詠歌鋪張

聖德以配烝民有不容已者矣豈直私於彦禮而慰其永懷之心耶庸本昔人序詩之義而題諸篇端如此

送王仲楚序

王生仲楚以名父之子被服儒術受知當路而從事於省闥用例出爲閩閫列曹掾將行朋舊咸贈以詩屬予序之閩在周爲七聚漢嘗徙其民於江淮吳亦以處遷謫之人隋蕭銑唐王潮又皆割據其地宋平諸國陳洪進最後服自昔號稱難治我

國家定鼎于燕閩之去

朝廷益以遠故常選用文武材智之

臣授以八郡兵民之材俾建牙分閫以泄馬所以轄衆庶弭奸
强也比歲大盜竊發薦爲東南之憂山區海聚愚民無知其觸
法抵禁固勢使之然向令任承流宣化之寄者能聽於無聲視
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豈遽至是哉賴
天子聖明將士用命鼠輩就戮氛祲肅清誕降　德音與之更
始然欲爲久安長治之策則陰驅默化俾之日遷善遠罪而罔
蹐於仁壽之域宜有其術矣賢主帥方開誠布公集思廣益非
識時務之俊傑孰能陳其一得之慮乎掾曹秩雖卑列郡以政
交於大府悉由之關白得以文墨議論持而不可而贊其可爲
責至重而不輕也書所謂儆戒必（於）無虞之時易所謂思患豫防
亦在既濟之後仲楚服膺過庭之訓講此熟矣夫儒術者豈徒
可爲文法吏事之緣飾而已哉諸公既罵其離索之懷道其愛

助之意庸述予所望於仲楚者於篇端如此云

送趙堯臣序

仍紀至元之二年予方備員國學上舍生真定趙凱堯臣私試合格循舊比待年以就公試明年以其名列上于集賢轉達中書既終場而未及釋褐臺府用御史建言訐奏被　旨命監學官雜舉公試終場之士材任諸道憲吏者凡所舉三十有三人而堯臣得淮西堯臣之父時宦游于浙右以便道來覲省俄有母憂今年冬服除浙右部使者起堯臣於家俾赴淮西幕會予承乏儒司寓舍與堯臣相距數百步而近堯臣行有日過予言所以別且曰儒家者流之說固嘗從先生長者聞其一二矣文法吏事未之習也矧茲風憲之司大體所係甚重幸有以教之予東南鄙人風憲之體非所敢知所能知者事上必忠持下必

恕而已忠非悻直之謂也發於心而無自欺則上之信任並專矣恕非寬縱之謂也求於心而得其同則下之情僞可盡矣信任專則志易行情僞盡則政易治是道也自　朝廷至于有司百執事之人無不宜然居風憲者其何獨不然忠恕之義予與堯臣所夙講也昔之所學今之所行安有二道哉輙因堯臣之請重以是告之遂書于諸公贈言之篇端以爲序堯臣毋苟謂此老生之常談而忽之也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固久次進職編摩而澹㤗縣常調供奉詞林遥(?)屬史氏與公爲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又同官　蹕上京公自處靖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温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於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

而公用辟舉入臺後十有　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

滑方勦劇不俟引年預請納祿而歸賓受廛於務郡廖公臨視

者再握手道舊故殊歡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名赴　闕士之見

知於公者相率賦詩以道其繾綣之意俾滑序于篇端蓋古者

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糺其過失凡刑

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燕會之事咸治焉若夫侍從贊相

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職也我　朝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

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

之材且賢而爲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猶疑其失職或著論以

譏之或貽書以誚之遠其上疏伏閤力爭國家大事皆人所難

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　以不言者不欲徒爲細碎姑以

塞責也於是退之永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非要其終而服

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擇及黎庶海宇乂安固非有關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納片善弗遺念公久於馳驅而熟於當世之務推寘左右寄以耳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於　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至於本正而末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他日聞　朝廷有骨鯁之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溍雖　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夫野老蹈詠太平於畎畮之中也庸因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楊知州序

諸暨古望縣也　國朝以其戶口殷大易縣為州仕焉者往往

悍其俗險而不易治務出聲威以臨之愚意日益衰薄愚民無
知苦吏急而不自安始有懷疑飾詐投隙而起者本其所以致
此由御之乖其方非人性然異時之賢守有為之樹碑者有為
之立祠者好德之心曷嘗一日亡況是州之人或出而以材顯
或處而以尚義稱其學者又能讀書為文辭取進士俗豈盡不
美治之豈誠不易哉特患夫為政者莫知以平易近民耳楊侯
其知以平易近民者歟侯仕于京師最久補外得汝州政成又
從諸暨其治汝如在京師治諸暨如在汝不以地之遠近俗之
厚薄變其志居之三歲未始鄙夷其民一切除去苛嬈而與之
相安於無事不致疑於形迹之間而人自不欺向所謂愚而無
知者亦靡然從其化蓋平易近民之效也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
矣詎不信夫侯以秩滿將還京師僚吏士民咸惜其不可留凡

工文者共爲詩送之而屬予以序予嘗忝佐是州侯至而予已去不得與侯從容周旋以挹其餘風姑以所知序之如此他可稱述而予不及知者此不具

送八元凱序

班固爲漢儒林傳紀經術之士登載甚悉序稱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西京人材衆盛蓋可想見至所傳循吏不過六人文翁通春秋而以郡縣吏見察舉朱邑起嗇夫黃覇入錢穀得官皆其技乃舉賢良始以明經進而終列於循吏者龔遂召信臣而已何文學之士衆盛如彼而其爲循吏止若是耶粤自先朝著貢舉令廣延茂士充于列位其以材猷陪廟論以節槩持風紀以雄文碩學藻飾皇度而模範國人者漢之公卿大夫不得專美也偏州下邑居官可紀無愧古循吏者吾元凱

浦江之政殆庶幾焉元凱由胄監生擢進士第二人為郎秘省再轉而長是邑清白之德形于造次不自表以為名其治務簡易遇人有恩而人莫敢褻用法不至峻急刻深而姦豪讋伏或自愧悔歸于善良暇日則修庠序之事化其民以文雅是可謂有古循吏風否歟夫以西京人材之衆盛由明經進而列于循吏者僅兩人此兩人者皆二千石得專制郡事千數百年之下文法滋密民俗寖媮而元凱能以一邑行其志又難矣元凱為浦江滿三歲而去浦江之隱君子曰方樗壽甫者予友也善為詩而不苟出獨於元凱之行率士人賦詩以送之且以書俾予序其首予覩元凱固不止百里材矧今　明良相逢一旦疇其民庸而圖任之則元凱之所施當有大於茲邑者雖然黃霸三公也班固以其材長於治民特寘之循吏之列輒因序詩併著

元凱之爲人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李子貞序

始予忝縣進士起而署督運吏數檥舟鄞江上李君子貞時爲儒學官方從容揖諸生升降酬酢於俎豆間顧予冒不測之險躬執賤事日夜與持籌小吏較其錙銖暇日過予輒爲之太息不已後予以秩滿受代去而子貞隨牒遠方爲巡官栖蒼山中進則降氣卑色以偵同其上官退則與邏卒同其甘苦於重山密林煙火寂寥之境予聞之又未嘗不爲子貞太息也今年秋相見京師則子貞已改諭婺郡文學予亦承乏教國子于上庠既與之握手道舊故以相慰藉子貞行有日請予盡以一言志其别夫任人之道必其才與事稱是以習而安焉然人之十品有萬不齊非有司所能周知也爲士而不得守其職業豈獨予

與子貞然哉
今天子明聖慎簡輔弼侍從之臣以秉鈞持衡俾吾徒獲逞其初服甚幸若夫指道德性命之言為吏議所不急而惟以簿書出納為問此則儒者自失其職業而非有司之過也子貞閱歷之久識量絕人必能舉其職業而不以是瑣瑣者自累矣予故發之諸生也他日歸而從先生長者游於鄉校觀人才之秀出而樂夫教之成其為慰幸又奚止向之所云而已耶是用弗讓而志其歲月以俟

送饒安道序

天子之學以教國之貴游子弟而田里之秀民亦得用舉者受業其間餐錢固不以煩縣官而滿百人輒止後至而久次者必員有闕乃得補其處此今之定制也予以非才忝預教事饒君

安道自臨川攜其子而來既俾奉贄堂上以弟子禮見顧以限於常員未及執經就列與諸生齒安道告予將與俱歸家食以需次厥得一言為別嗟夫古之秀士升于司徒升于學者皆近在王畿六鄉六遂之中今也乃使之挈然亟往亟返五千里不不啻何以能無銷沮其志氣乎大學之法當其可之謂時是故人生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十五而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學禮舞大夏今也乃使之曠日以俟遠者或十年近者猶四三年何以開發其聰明而能蚤有知乎 國家施教導民之初意宜不不若是乎所為太息而末如之何也予聞安道通古醫經而精其術其在京師未始少出以自售徒為其子來耳計其復來予必已代去而不得與其子卒成師弟子之禮安可無以識其別乎魯人之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鄭人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

月令蓋未有拒人於五千里外而持以十年之久者雖然此諸侯之學也況天子之學乎幸而有能陳詩以諷于上用古之道變今之法則安道父子之來予猶及旦夕待也庶識其所望者於羣公贈言之篇端以俟焉

送吳生歸黄巖詩序

予觀今之有遠行者無不俯伏伺候以求贈言於先生長者之門得之必動色以喜不得必悵然自失觖望而去古亦有是哉老子云富貴者贈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則夫贈言者古有之矣其爲言也豈苟焉而已乎施之於身則可以成其材而就其實措之於事則可以酬酢萬變而不窮述之於書則可以惠幸乎來者傳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故惟仁者爲能贈人以言

若夫借齒牙之餘論為之道地使一介疏賤有所引重以取名舉於當時而用瑣材薄技跻攀分寸者亦得修為榮遇以誇示乎庸人孺子此皆古所無有而今有之非古之人不能為是言也有德必有言顧其所言者在彼而不在此耳今也求而得之則喜求之不得則觖望而去果何為者耶惟吳生則不然其為人好脩且有文言若不能出諸口與人交乃煦煦有恩意而未嘗欲人之譽己也其來京師受知於侍從近臣而以名聞于天子遂擢齒於國之貴游子弟及較其藝又數出衆人之右解褐將有日矣未嘗欲以為閭里之榮也今方去而省其親於東南五千里鉅海之上懼夫離群索居無所恃以為善也故欲聞一言於先生長者以自壯其求之也亦異乎人之求之者矣庸以其意題辭篇端庶幾有樂告以仁人之言者焉至於感時物

之變遷念川塗之脩阻苟可託以慰其永懷者亦君子之所不發也

送徐生歸吳中序

始予留錢塘學與予游者屢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為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發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為言于　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為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已何徐生謁告歸吳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別予將何言哉予聞古之為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勸

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說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為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為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為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為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為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為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為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為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說無待予勦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游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于吳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為然乎否乎

送高承之詩序

古之世其家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氣澤之僅存風聲之未泯是有賴焉時方承平衣冠鼎盛孰不知自振飭以久有其光榮遠夫運去改故家喬木幾何不與海桑俱化而而晚生後出如芝蘭之在堦庭不以雨露之弗及而綴其萌芽求之於今固不多得也臨邛高氏兄弟當宋之季大參以文學顯涪州以忠節著其歸從魏氏者是為文靖公道德鉅論世所師尊而涪州之子又起世科躋政路百年之門戶嘗烜赫矣有名繼忠字承之者於涪州為曾孫生乎異代之後懷其材不苟自售而與時浮沉於韋布之間顧獨惓惓焉家世源流之舊凡遺文故實片辭隻字藏護惟謹蓋承之之欲世其家業者有不在彼而在此也頃予與承之相見鄞江上聞承之將出而遊于京師王公貴人誠為之知己則高氏之衣冠蟬聯奕葉當獲自承之

始豈直保其氣澤續其風聲而已承之行有日朋從皆為賦詩而徵予言為之序愛莫助之詩人之旨也勿替引之承之勉乎哉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金華黄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續藁十五

臨川危素編次　番昜劉耳校正

序

送任時仲遊金陵序

新安任時仲與予别十年而相見錢唐言將遊于金陵顧有閒以自壯時仲之遊道亦已廣矣予何能爲之軒輊乎雖然不可無以告也葢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者莊周之所謂遊左雨師右雷公經營四荒周流六漠者屈平之所謂遊是皆其寓言云耳可姑寘而勿論有如司馬遷之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閒山川之形勝而考廢興之陳迹有以見往昔君臣盛衰得失之由渉聖賢之故里而博習於稽古禮文之事有以見君子之澤彌久不衰而其舊俗

猶有存者即所見以證所聞而議定成一家之言千載而下不可
徵不誣夫其爲遊非徒以極視聽之娛而已也金陵古帝王州
六朝以來其事雖淺陋無足言苟能因耳目之所及參之前史
而有所論著則兹遊豈徒然哉若夫出遊而歸既歸而復出挾
以遊說顯名諸侯如蘇秦張儀者固無所用於今天下一家之
日然大江以南金陵爲會府　朝廷重臣總憲度於外者資治
治其處而特風紀以使于十道者咸稟命焉尊官大人冠蓋相
望或者以一言遇合蒙被籍薦與英俊並遊而無周南之留滯則
其飛騰變化坐致顯名又非予之所能測矣

送鄒生歸臨江序

臨江鄒生少執業于鄉先生而能窺其端緒及來錢唐遇士之
有文學者必與之游時出微辭碎義以相叩擊而博極其趣其

泝江而西歸也咸相率賦詩贈其行而予為之序予觀古之君子有弗仕無弗學後世自中人以下非志于仕弗學也其學焉者直以為干祿之資而已夫干祿固非所以為學而亦有道焉孔子之語子張者是也蓋聖人未嘗絶人之干祿又惡不由其道是故聞與見欲其多疑與殆欲其闕言與行欲其慎能是三者則雖不言祿而祿在其中矣今之學者羣居終日稽經諏史不患所識前言之不多患夫搜奇摘隱苟為難問求能自信耳不患所識往行之不多患夫凌高鑿空不習其事未能自安耳然且言之而不以為怍行之而不以為歉以是干祿猶非其道況欲希賢希聖乎吾子既有所受於其師又遑遑焉取友於四方聞見非不多也誠能即其耳目之所及真知而實踐之登科而進成章而達雖入於聖賢之域可也奚止可以干祿哉苟以

予言為然則歸而求之有餘師矣若徒望予以曼辭詭辯為希世取寵之助予不惟不敢亦不暇姑述其鄙陋以代序引庸俟吾子之覽擇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僅六人蓋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

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於職方適七十年滑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於古循吏者清江周侯殆其人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或奉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訝也侯至一切峻却之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匿飛併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鈎考之勞一無所憚朞月而簿

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譸使相告訐而陰持其予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懲伏悔罪詘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移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刱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完葺益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廉廉庶幾循吏之遺風乃絕無而僅有者也而況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滔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直閣都司

懸江東兩劇郡元傑續用甚著其來爲儁治治行爲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

送胡季珹序

東陽胡先生往來京師三十年通籍于　朝再居史館悉以家政畀其二子一無所問二子亦能承先生之志厚自植立歲時遣問寒溫所進貲用服食之須相屬不絕先生以是安之忘其身之客也嗣子瑜方侍慈親且力持門戶事恒以不得奉晨昏於萬里爲歡先生以書來謂已得請以太常博士致其事品在第七用著令得馳恩于父母將歸而展燎於先塋瑜聞之即日贏糧就道往迎侯焉昔者陸賈以千金分其五子各二百金令爲生產約以過之則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一歲中率再

過毋久溷汝疏廣受以宦成名立行足止之計歸老故鄉日令其家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産業基阯而廣以爲自有舊田廬子嘗評先生之曠達似陸生廉退似疏傅若夫有田廬而令子孫勤力其中以供衣食則不止於人二百金父子相隨出關而歸賣金供具與鄉黨宗族同饗 上賜則不止於歲中再過其子與疏傅固無大異視陸生殆將過之然竊窺陸生始事高帝後去官家好時至文帝時乃復起未必能常乘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數擊鮮以爲樂也國家承平滋久垂意稽古禮文之事格律者俟以備咨詢先生年未及謝而自請納祿安知不有知陳丞相之言陸生而復起先生於家者先生雖欲以疏傅自處得乎子以衰謝之餘繼罹憂患結廬先墓待終天年無從蹤跡於鄉黨故舊履屐之末試

以予言諗於先生何如瑜曰諾則次第其語於行卷之首以為序

蕙山愁吟後序

古之為詩者未始以辭之工拙驗夫人之窮達以窮達言詩自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始昌黎蓋曰窮苦之言易好廬陵亦曰非詩能窮人殆窮而後工耳自夫為是言也好事者或又矯之以詩能達人之說此豈近於理也哉匪風下泉誠窮矣鳧鷖既醉未或有不工者竊意昌黎廬陵特指夫秦漢以來幽人狷士悲呼憤慨之辭以為言而未暇深論乎古之為詩也臨川艾君當宋之季負其所有一不售於世凡所撰著率散落而詩獨傳其亦所謂窮而工者耶感城郭之非是嘆江濤之渺然悃款惻怛一出畎畝之衷雖流離顛越而不悔是耿耿者固非詩之所

能窮達而其詩亦不俟窮而後工也夫豈非適於先民性情之正者乎滑生也後不及望君之風采幸辱與君諸孫廷暉游而獲聆君之詩愛其辭之工而閔其窮且老以死也庸敢顯誦所聞以發其歸趣云

順齋文集序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蒲公既歿仲子御史君機裒輯遺文曰閒居叢藁者為二十有六卷以授滑俾序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兆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後以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術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

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為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使之行其所無事臨終却季弟御歛遺賦詩奕然而逝也是亦可知其為人可知也自

國家統壹宇內治化休明士俗醕美一時鴻生碩儒為文皆雄深渾厚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閒公入通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良金美玉不假鍛鍊琱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

上新即位方鄉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史若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睟陛士大夫尤以為榮論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滑浮沉州縣白首登幾忝以非才承乏胄監竇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序其梗槩如右後之覽者論

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居眉之青神公之考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又午以國初徙興元公嘗為郡學正終更因不復出晚以遺逸徵詣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託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據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述焉

致用齋詩集序

始予舉進士至京師辱游伯溫父子間時尊公以次對居集賢伯溫日侍左右予不久亦調補而去未暇以文字相叩擊也後二十又五年伯溫在翰苑予適備員學官休沐相過因出所為詩曰致用齋藁者若干卷初第見其筆勢翩翩東西馳騁莫不

如意之所欲出而無艱辛齟齬之態玩味之久乃見其摹寫之工人情物理難狀之景歷歷如指諸掌言皆有實而非徒作也蓋伯溫之少也涉江逾淮泝大河而上徘徊齊魯燕趙之郊以達于

天子之都博習乎朝廷之故事臺閣之舊儀而周覽乎古昔君臣廢興之遺蹟有以資其見聞蒙被樂育而翱翔乎英俊之林有以養其性情逮其強而仕也隨牒遠方崎嶇嶺海萬里之外長風怒濤魚龍變化巖奇宄怪殊言異服宏大卓絕瓌詭之觀又以闢廓其心目今方載筆屬車之後度居庸陟龍門息駕之陽入則與聞　國家之命令出則覩夫山谿之固士馬之雄志愈充而氣愈老凡形於言者無非身之所履境與神會而託於詠歌以發其胸中之趣是故不待巧為刻飾而文采自

然可觀彼屑屑焉掇拾於零編碎簡之中而猥爲虛辭者未易以語此也伯溫徵予序卷首輒以所知序之如此云

雲蓬集序

延祐庚申秋予忝預校文鄉闈得一人焉曰高君驥雖甚有味其言然竊意場屋之士苟負其才而馳騁於筆墨畦逕之間者可企而及也後三年識君於錢唐觀其氣貌充然聽其言磊落正大始知君誠佳士非特一日之長傑出於儕輩而已自是聲迹不相聞殆二十年君不遠千里裒其歌詩雜著曰雲蓬集者若干卷以示予蓋君退自春官不復踐場屋平生故習刋落殆盡其爲文也和易而不迫高不强同乎古卑不苟合乎今譬如大山長林衆犀聳翟玉石怪珍之産雜襲其中皆伏而不耀蘊積之厚殊未易量于於是又媿向之知君者不深也予聞昔人

論文有朝廷臺閣山林草野之分所處不同則所施亦異夫二者豈有優劣哉今四方學者第見尊官顯人摛章繢句婉美豐縟遂悉意慕效之故形於言者類多有其文而無其實君既高蹈物表不蘄當世之譽凡有託以見其志者非身之所歷則耳目之所接未嘗侈大其說而求以爲奇君之於文可謂有其實者也顧予方專於祿食操觚翠牘出應時須掇拾陳腐日不暇給徼其實則無有與君相去固已遠矣尚安能爲之品評以序作者之意乎題辭篇端姑識予媿云爾

靄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閟藏而以畀於人人不能閟藏而復出以爲文遭時遇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目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託於空

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捐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掩蓋有得於天者不必皆有合於人顯晦雖係乎時天之所不能閟藏者人亦不能閟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瑋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而為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贍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才自奮於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澧闈羸糧笥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為其第一暨登名於天府筮仕於邊郡則國步已戚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簞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為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

臨江壽以黄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竑議施於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　闕下懇懇數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關於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他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横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雕藻飾以求工於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　朝廷設科取士濬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拔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濬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　始裒輯遺文詮次爲二十卷俾濬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閟藏者人亦莫得而閟藏也哉昔楊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爲郎給事黄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歿既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

為布世資身之助何以異於向之知子要者乎必也即其秘藏於昔而顯於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為言可得而知矣先生諱洧孫字肖山世系年壽卒葬滑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滑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馭氣駕而為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諂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羈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亹亹不已時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閲西山真

氏遺書乃慉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醕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奥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　聖時値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戒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己之道勝

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沉裒其詩文彙次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墓張君已碣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夙知而蚤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唐子華詩集序

荀卿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言人之學力有限術業貴乎專攻也若夫天機之精而造乎自得之妙者其應也無方其用也不

竊如泉之有源不擇地而皆可出豈一藝所得而名歟且聲之與色二物也人知詩之非色畫之非聲而不知造乎自得之妙者有詩中之畫焉有畫中之詩焉聲色不能拘也非天機之精而幾於道者孰能與於此乎子華弱冠時以善畫際遇 先朝嘗登于乙覽而列于東壁圖書之府矣散落人間者好事之家莫不襲藏用為珍玩其馳名四方已三十年國來始規規然若竊聞下士琱章刻句斷以詩顓門名家而為詩之工如此蓋其詩即畫畫即詩同一自得之妙也荀卿子所謂不兩能者特指夫藝而言之耳詎為知道者發哉是故庖丁之技與養生之道同不知者第見其能庖而已誠使易其事而為之則老聃列禦冠之徒矣竊恐時人有愛子華之畫而未知愛其詩者是用表而出之以為序云

夏上文藁序

予筮仕寧海之歲屬當大比凡充賦者八十有五人惟夏君洪參年最少其年之最高者曰陳先生大有先生宋咸淳乙丑進士入

國朝嘗以將仕佐郎教授處州春秋七十有四矣予止先生毋行先生不聽遂上其名于郡府俄有專使特省檄起先生為考官先生又不就卒就試有司已而與夏君俱不合先生既歸老越溪上夏君亦棄舉子業而肆其力於古文焉與予別十有六年乃相見錢唐示予以所為文一編曰邯鄲步者予為之展玩不已向令以區區之得失少累其志能使才隨年長若是否乎夏君一出不售輒遠引而去視先生誠若太早計然較之摧折困踣於場屋老死而不悔者孰得孰失有不待辨也故予於夏君之文不屑屑焉鉤摭其片言隻字為之品評而獨論

次其平生之大槩如此他日夏君年益邁志益堅文當益醇覽者尚因予言而有考焉

方彥登詩後序

彥登少好畫以善畫名江湖間已久戚棄去而歸治舉子業下筆亹亹文采論議有過人者試有司一不合輒復棄去不入場屋杜門讀書習為古文辭然未及有大撰著間出為歌詩皆清俊可喜今所存者僅百餘篇蓋彥登死時年三十有四故其可見者若此而已使假之以年將磨礱之而進於聖賢之學矣豈遽止於是耶古者民之師帥必歆其英髦而長育之道德明秀可為公卿者胥此焉出中材之下亦不大失為善　詩所謂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今也長育之者既非有其實幸有不待上之教誨而思自拔於流俗庶幾有志之士矣又夭閼之如

此豈非天哉故予不敢以彥登所已至者爲可恃而不朽獨憫其志之有進無退未知所終極而死也嗚呼悲夫彥登之詩有鄉先生江山縣尹致仕徐君所爲序評品已詳姑識其歲月于卷左以抒予哀云爾

彭克紹詩序

鄱陽彭克紹來京師示予以其詩曰學餘藳者于卷予受其出新意而不傷於巧未始規規然求古人之形似而不失其爲高爲之展玩數四叩其家世則故四川制置副使忠烈公其祖也予竊觀宋之季年疆圉雖日蹙而文武材智之士足任方面之重者未爲乏人公又傑出其間而能以奇偉非常之功自奮者也謀人之國者視此爲何時而使全軀保妻子之臣得以媒孽其短一斥而不復廢興存亡固皆天運抑有人事焉凡公已試

之效者於簡冊藏之史官者世既莫得而見其平生所藴未克究於設施者史亦莫得而詳也而克紹以異代事頗諱言之蓋自 國家臣一四海弛武不用朝野多暇文治日興為士者惟知涵煦德澤而相與詠歌太平之盛欲訪百年之遺事而故老盡矣顧予與克紹生今無事之時飽食終日而得以文字相娛樂豈非幸歟克紹之詩有吳仲退先生所為序稱之曰奇材而又勉之曰未可以是為足其望克紹學矣茲不復云

山中集序

山中集者東陽胡君師古自名其所為詩也師古夙有文聲而雅不欲以俗學累其志藴蓄之素壹發於詩崇巖邃壑風月浩然父兄子弟自為倡荅石樹蟲魚水泉花藥無一不在題品中山林間物色收拾殆盡矣異時有司嘗以月泉山長起師古於

家居亡何輒棄去歸隱故廬杜門不復出時人雖罕與之接得其片辭隻字未有不爲之擊節也自予以斗升之祿奔走四方與師古別踰二十年今乃獲觀是集其雜擬諸作思致高絶步驟深穩他小篇短章亦簡遠而有味視古人皆可無歉顧予方隨俗浮湛强出其蕪陋以應時人之須不能無違繩墨舍規矩而徇其所欲廻睨師古負焉獨立萬物之表不知相去尚隔幾塵師古不鄙辱謂予盍寘一言於卷末予弗讓而爲之書者蓋以志予媿非敢以爲能發明作者之意也凡古今爲詩之源流不專繫于師古者昔人已備論之矣茲不復云

學圃詩序

翰林主人伯温甫世居張掖而其別業在長安城東有堂曰養正之堂堂之左有齋曰仁齋右有齋曰學齋學齋之外有圃直

其西北曰學圃雜植蔬果花木其中而引九龍池之水環屋東西分注于蓮池以溉其圃九龍即興慶池也又於其旁作懷古之臺濯纓之亭四方賓客來過必款而休焉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因會稡成卷而俾予序之或曰昔樊遲請學爲圃孔子既婉其辭以拒之復峻其辭以斥之伯温甫何慕乎予曰不然樊遲所謂學圃志在圃也伯温甫所謂學圃志在學也古者自國而鄉自鄉而家莫不有學出入起居自觸心接亦無一事一物而非學圃圃者所以毓草木也觀天地生物之心周流而不窮則可以驗吾心之仁無一息之間斷因雨露之沾濡則思有以培本而達支因風霜之摇落則思有以斂華而就實至於蕪穢之不可不去則克治之功自有不容於鹵莽滅裂矣又以其榮瘁消隕而推求夫盛衰之功則有以處屈伸進退之際而不惑矣

而況水花庭草皆先賢格言精義之所存又豈徒可以供宴娛而已乎伯温甫即其齋以藏焉脩焉所以養其內性理之學也即其圃以息焉游焉所以養其外物理之學也是固有不可偏廢者矣傳所謂人情為田禮耕義種而學以耨之者蓋以農喻學此則以圃喻學也庸因或者之疑而釋之以為學圃詩序

群玉集序

蕭侯存道世為將家而被服儒術鉅公顯人四方知名之士咸喜與之交遺以詩凡三百餘首侯懼久或散軼乃裒萃成編號羣玉集俾滑序之崧高之卒章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烝民之卒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吉甫為申伯仲山甫兩人作是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歟蓋兩人雖賢有德非宣王莫能任使而褒賞焉觀

其職業之脩文物之備而周室之復興天下之平定可知也竊意兩人之可稱道者非獨吉甫能知而言之諸公大夫至於國人無不能知之能言之國史采其關於王政之大者播于樂章謂之大雅是故學者得因其文繹其義世守之以為經而史所不能盡錄者今皆無所於考矣侯以文武材受知天子將使指樹軍功拊叛民殄狂寇事皆偉甚錫予之優恩出異數其其赫然可見而上繫於朝廷者固當被之弦歌與崧高烝民之什同垂於無窮若夫英英俊之並游槩然有文以相接亦足見方今材華之盛俗習之厚皆國家百年涵濡之澤培養所致安可以一話一言之細而略之哉宜粟存之以俟後之刪詩者庸示辭而本諸古人序詩之旨志于篇端云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泰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爲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警爽朗穎出不羣丱歲即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凌高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親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閱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閒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銘金鑄辭著爲訓典播爲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閒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塤鳴而篪應也逮伯雨倦遊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

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遒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為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絶之材不徒有関於家庭而脱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槩見也雖然四十年閒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為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大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為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俾溍為之序而刻寘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庵溍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為之畢其說乎

繍川二妙集序

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為巨擘傅君景文陳君

異傳其流亟也先生曩游太學亦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東書東歸遯迹林壑門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叟鄉薛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呫呫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莫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園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宜乎能接先生之徜靴而與之參翱翔非餘子可得而預也予年複後於二君而於先生為中表子姪行自丱歲侍先生杖屨而知愛先生之詩顧以材器劣弱局量褊小不敢窺其涯涘徒有望洋而歎可以配先生者二君而已予嘗因先生自序夢藁癡藁聽雨留藁者重加詮次為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而先生之文朋皆

已凋謝後生晚出有嗜好酸醎之殊由是未克大行於世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藁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得景文所作若干篇景傳所作若干篇合若干卷題曰瀾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槩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託而不遂泯滅也先生韜光弗耀十五寒暑部使者强致之俾主教事不得已為之起後卒歸隱而終二君從俗浮沉嘯歌自適與先生俱能不以名自累若且不有詩之傳不傳蓋無足為其重輕也雖然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善而藏之以待後世之楊子雲不亦可乎先生姓劉氏諱應龜字元益景文諱野景傳諱堯道云

石門六觀詩序

東陽多佳山水涵碧有亭肇見於劉賓客之品題戴峴勲巖水樂環翠至於郭氏之石洞蔣氏之南園凡名公紀詠所及入於

圖志者不一而足石門在縣東南七十里山益高水益深尤為奇境而埋沒於榛莽翳薈之間久未有啓其秘者李君公澤厭城邑之囂煩始闢其地建別業而居焉既大治臺榭亭館據其要會以極遊眺之美又旁攬其勝槩號曰六觀各為一詩鄉先生與時之俊流咸共賡和而太常胡君為序於左方公澤復出以示予求題辭於篇首唐史載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李晟之子十二人咸有仕祿愿憲愬聽並至節度使而愬為左僕射同平章事聽為檢校司徒涼國公或曰愿即韓文公所序居盤谷者韓公述其言大丈夫以遇不遇為出處可徵也信如或者之説則愿嘗秉旄鉞專方面不可謂不遇豈非愿身為達官而心有所不樂遂遠引而去乎公澤故宋嘉定進士吏部尚書寶謨閣直學士之玄孫淳祐進士通判慶元軍府事之曾孫而其祖父

俱以世賞補官其兄仕於　皇朝者或以教官從宣政使辟舉入幕而出臨絶域或遊上庠登乙科而累佐名郡公澤亦嘗被命倅一州獨避不就而甘於肥遯由公澤兄弟視西平諸子名位固不侔而公澤之志則與愿無以異也雖然自有宇宙便有此山千載之上盤谷與石門等耳盤谷得愿而地始重愿得韓公而名益顯石門之有公澤猶盤谷之有愿安知世無韓公之濡筆能鋪張其事以為之序乎非予所敢僭也矧予以衰退之餘强顏復起而竊食於　輦轂之下奔走伺候趑趄囁嚅其為人視公澤何如尚安能形容其清標雅致之髣髴乎公澤曰子不敢自附於前賢可謂善揣分矣以區區陋微而擬於古之達大人君子無乃非其倫乎姑寘勿論而以一言相慰藉於風月寂寥之鄉可也予應之曰敢不諾因次第其語書而歸之是為序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十八